

辽宁的文学作为辽宁地域文化形态的真实写照  
把握这种地域文学史的独特价值  
最重要的是探寻它的历史流变形态  
考察它的内蕴的精神气质和前进的方式  
表现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性

# 辽宁文学史

徐光荣 著

---

# 辽宁文学史

---

徐光荣 著

◎徐光荣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宁文学史 / 徐光荣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05-07870-6

I. ①辽… II. ①徐… III. ①地方文学史-辽宁省  
IV. ①I209.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412号

---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市奇兴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6.25

插 页: 1

字 数: 380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伯 灵

装帧设计: 杨 勇

责任校对: 高 辉

书 号: ISBN 978-7-205-07870-6

定 价: 49.00元

---

# 编 委 会

主 任

杨路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红君 尹伟达 田立坤

张 洪 李 红 陈 涛

金 虎 贺 伟 高永民

# 总 序

杨路平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高瞻远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谋划部署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启动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担当。

推动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需要加大对社会科学工作的支持力度，需要鼓励潜心研究、扎实做学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生产，需要积极营造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为实现这一目标，2012年，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首次资助出版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与科学普及价值的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管理、文学、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既有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又有研究时代楷模郭明义的著作，既有涉猎文化强省建设问题，又有涉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既有历史学，又有文学、考古学、美学；既有新闻学，又有教育学。这些著作体现了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不断探索的求实精神。这次呈现给大家的这些优秀作品，对于繁荣学术、建设学科、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宣传和推介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研究辽宁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鼓励专家学者服务社会，不断提高辽宁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信辽宁省社科联资助出版优秀社会科学专著工作，会进一步激发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会进一步引导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加强辽宁全面振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同时，我们也相信今后会有一大批全面阐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优秀成果面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2013年8月

## 序 言

毕宝魁

2012年赴陕西韩城参加“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龙门论坛’”，和徐光荣先生往返同行，吃、住、讨论都在一起。我们相互间谈起各自最近的工作，知道先生正在极其投入地撰写《辽宁文学史》这本书，准备尽快完成。谈话中，他对地方文化的炽热感情深深感染了我，对于他这种为地方文化甘愿奉献的精神极其敬佩。因为我也很关注地方文化，具体说就是关注地方古代文学的挖掘与整理，因此我们特别投缘，话题便滔滔滚滚。

数日前，徐先生将厚厚的一大摞《辽宁文学史》打印稿交给我，命我作序，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徐先生是天下名人，国家一级作家，著作等身，在全国作家群里影响甚大，几次共同开会可以感觉他在这一群体中深受尊重的程度。我虽也年过花甲，但在徐先生面前，尚是学术晚辈，焉敢给先生大作作序？但先生之命亦不敢违，又想到三十年前北京大学陈貽焮教授在《杜甫评传》全部出版时请他的研究生葛晓音作跋。因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是陈貽焮先生前来做的主席，曾亲聆先生教诲，因此也称葛晓音为师姐，对二人都很熟悉，因此对这件事感受颇深。葛晓音师姐遵师命为老师之大作作跋，我遵徐先生之命为其大作作序，便感觉稍微安心一些。

回家拜读书稿，为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全书洋洋40万字，将辽宁古代、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我曾经写过《东北古代文学概览》一书，其中有很大篇幅是介绍辽宁古代文学的，对这一范围的文献遗存以及研究成果比较熟悉，故对本书的新发现便非常惊喜。感觉这是一本非常厚重的有极高价值的地方文学史研究著作。就目之所及，本书的新成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辽

宁古代、近代文学在上世纪开始出现研究成果，真正以辽宁古代、近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第一人便是徐先生，先生在1993年便出版了《辽宁文学概述》，如书名一样，属于简述，但有筌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为辽宁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勾画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笔者和已故之马清福先生虽然也都出版过有关辽宁古代文学史内容的书，但全书是以东北古代文学为研究和描述对象，辽宁古代文学只是其中一部分。徐先生此书对他自己的前书是踵事增华，比较详细地挖掘、梳理、勾画出辽宁古代、近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及其特色与意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文学史，为以后的相关学术研究开创了道路。今后研究辽宁文学史者难以越过此书，因此具有里程碑之意义。

其次，本书以上世纪红山文化考古学的发现为依据，通过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聚落遗址石堆龙和凌源县境内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掘出的玉猪龙，证明辽宁是中国龙图腾崇拜与神话传说的源头之一。得出结论说：“从辽宁发现查海文化遗址中的石堆龙、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玉猪龙文化遗存来看，这些典籍中记载的关于龙的神话传说，有辽河文化中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的印迹。因为华夏民族所共有的龙的神话传说是各地区、各民族不断交流共融的结果。”（第一章）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是重要的发展时期，华夏民族的文化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模式的。而在这三代中，殷商王朝的发源地主要区域便是辽西一带，红山文化便是殷商贵族早期在东北的文化遗存。

第三，通过对历史典籍的研究，认定商周之际的文化名人箕子是辽宁第一位文人作家。箕子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文化地位极其崇高，不但国内名声很大，在朝鲜也有非常大的影响。笔者去年注释翻译《辛酉黄华集》时经常感觉到明朝时期李氏朝鲜对于箕子的崇拜热情。而徐先生经过考证认定箕子便是辽宁人，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第四，对一些久被埋没的文学作品重新认定其历史价值或文学价值。如对三国时代公孙渊《上孙权表》的散文价值，对《魏书》中辽宁朝阳人韩秀《敦煌移就凉州议》对于保存敦煌文化的重要意义，对辽代僧人海山、寺公等人诗文价值的重新认定和评价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五，对在辽宁阜新出生成长的道教大师张三丰生平以及诗歌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很有意义。张三丰无疑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本书对其诗歌的介绍和简明的分析打开了人们进一步认识这位传奇大师的窗口，为以后继续深入挖掘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六，发现并认定第一位用诗歌形式来反映鸦片战争的辽宁诗人刘文麟在近代文学史关于鸦片战争题材方面的杰出贡献和突出地位。发现并认定了辽宁籍外交家张德彝《航海述奇》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尤其是其八部《航海述奇》之《随使法国记》中记述目睹巴黎公社起义的真实场景，是中国人最早记录这次震惊世界历史之大事件的文字，是令人振奋的发现。介绍欧洲戏剧也早于欧阳予倩40年。诸如此类的创新之处随处可见，读者诸君自能发现，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徐先生是一位忠厚勤奋的学者，具有长者风范，奖掖后进不遗余力。12年前，先生发现我写作的两本传记即《王维传》和《李商隐传》，并在当年主持的“辽宁省第二届传记文学作品奖”评奖中将拙著《王维传》评为作品，那时我还不认识先生。先生当年便介绍我加入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从此，我便走进传记文学作家的圈子，并走向全国。其后我在全国几次传记文学学会学术活动中结识一大批作家朋友。参加“辽海讲坛”的社会公益讲座，也是从传记文学学会的角度进入的。这一切都受惠于徐先生，仅借此序表达深挚的永久的谢忱。

《辽宁文学史》是一部厚重的书，对于认识辽宁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对于进一步增强地方文化的自信，进一步发掘整理地方文献都会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有德者必有言”，徐先生是有德君子，他完全出于奉献精神，为地方文化建设“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用数年的心血完成这部对地方文化有重要贡献的鸿篇巨著，善莫大焉！功莫大焉！德莫大焉！

我又忽然想到，民国年间金毓黻先生编辑的《辽海丛书》和《奉天通志》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功劳甚巨，东北人民永远不应该忘记金毓黻先生。徐先生这本厚重的书，对于辽宁地区的后人来说，也具有这种保存介绍的功绩，也将会被永远记录在辽宁文化发展的历史记忆中。

2013年7月29日宝魁识

序言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论语精评真解》、《王维传》、《李商隐传》、《王安石传》、《东北古代文学概览》、《九梅村诗集校注》等。

## 前 言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由辽宁美术出版社调到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接受的第一件任务即是担任正在编纂之中的《辽宁省志·文化志》编委，执笔撰写省文化志文学卷。在没有先例与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收集资料，梳理文史典藏，研读先辈文学遗珍，遍访专家学者，经历年余之溽暑熏蒸，严寒侵扰，终于积腋成裘，完成12万字的省文化志文学卷初稿。在《辽宁省志·文化志》出版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冠名《辽宁文学概述》于1993年7月出版面世。这是辽宁史册上第一本简要系统记述辽宁文学的源流、发展与现状的著作。

然而，面对辽宁文学史册丰厚的积淀，这本小书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价值与学术价值，但其单薄又是显见的。因而，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我就真挚地祈盼能在较短时间内读到一本内涵丰富、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辽宁文学史。我期冀这本新的文学史能回答某些人所说的“辽宁文学积淀不厚”、“辽宁文化土层瘠薄”等值得商榷的说法。

近20年来，一批有识之士为辽宁文学史的研究付出了艰辛，已故的马清福教授出版了《东北文学史》，毕宝魁教授出版了《东北古代文学概览》，任惜时、赵文增等编著了《东北文学通览》。他们在研究东北三省文学发展史时，都对辽宁文学史进行了深入的开掘。进入21世纪，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2004年12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全书浩浩87万言，是调动了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与省内文艺理论家共同完成的空前的文学史研究工程。它的出版填补了辽宁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但，正如几部东北文学史专著都未能把辽宁文学史列为专项研究的遗憾一样，这部《辽宁文学史》因突出了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辽宁古代文学史研究部分不足10万字，未免失之简略。因而，笔者与许多识者对一本厚重的《辽宁文学史》的祈盼依然未能满足，新的愿景仍常存心中。一本翔实、

丰富的辽宁文学史，是发展与繁荣辽宁文学事业的需要，是辽宁省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史深入研究的需要。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散文，直至汉唐以降的乐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元明戏剧、明清小说，佳篇竞呈，名家迭出，其特有的光彩、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辉煌着华夏乃至世界的文坛。这些卓越的文学成就，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兄弟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各地区人民在长期共生共融的岁月中所共同创造和拥有的。而辽宁文学是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部分。

辽宁是我国的文化大省，它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东西辽河在辽北汇流成辽河后，流贯南北注入渤海。这里山川秀美，平原辽阔，四季分明，气候适宜，是一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美丽土地。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劳动、繁衍与生息。在营口大石桥发现的金牛山人化石，距今已有28万年之久，其体质特征较同期的北京人更为进化；在朝阳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的鸽子洞遗址及出土的石器，属于旧石器中期，距今已有5万年左右。这些古老辽宁人的身影，开创了辽宁大地最初的人类生活源头，揭开了人类文明起源的一道遥远的曙光。到了距今约8000年的阜新查海文化遗址，那里出土的玉器和巨大的堆塑龙，标志这里已进入文明起步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村落之一，也成为中华龙崇拜起源的最早见证。而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挖掘，更是一个惊天的发现，此处距今约5000多年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祭坛、神座、积石冢”三位一体的大规模宗教礼仪性建筑群以及女神彩塑头像、彩陶和玉猪龙、凤、人为主要题材的玉器群，表明这里存在一个初具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标志着辽宁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惊呼，红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历史。

《辽河文化丛书》的主编、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董守义先生在丛书序言中曾对辽宁地域文化提出富有创意的论述，他说：“黄河、长江、珠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要说，辽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母亲河。”辽河流域“所涉及的历史空间比传统的中华文明史早1000年。这里是对中原文化有极大影响力的地方”。

“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舞台。自古以来，哪个民族强盛了，哪个民族就要在这个中心舞台上进行充分的表演。近来学术界有着越

来越清楚的共识：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夏、商、周三族中夏朝的先人居住于伊、洛地区，而商和周都是‘外来户’，商朝是北方民族，周朝是西部民族。他们在这里交错地存在，相互融合，凝聚形成中华民族的祖先。

人们说商民族是北方民族，从最近一二十年对红山文化的考古和研究看来，这是很有根据的。商的先民曾居住生息于辽河流域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一带，而后才进入中原。商朝灭亡以后，箕子率领族人北上东进，其实是回到老家去。可见中华民族形成之际，辽河流域就是重要的摇篮。”<sup>1</sup>

在其后的两千年中，辽河流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又产生并走出了许许多多的民族，他们对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汉族和北方诸族祖先的共同努力和开发下，辽宁地区形成了与我国“中原古文化”既有内在联系，又有自己特点的“北方古文化”区系。据中国最早的史书《禹贡》记载，辽宁地区最早为冀、青二州之地，夏商为幽州、营州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则为燕地。当时，河北、山东等地的许多居民迁至辽宁，开发辽河流域，铁器已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土地开垦面积不断扩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面设置郡县，在辽宁地区设置辽东、辽西、左北平郡。而后辽宁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两汉三国时隶属幽州。自周代以降活跃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土著民族东胡，在东汉以前曾与匈奴友好，后被匈奴所征服，古老民族分化为乌桓、鲜卑及室韦等分支。乌桓人活动的范围在西拉木伦河南北，东汉以后同周围的民族融合，三国时期魏国的北方就深受乌桓的影响，后来乌桓被曹操派大军征服，族称逐渐消失。鲜卑人最初主要活动在大兴安岭地区，后来一直向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徙，在今天的辽宁朝阳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三燕”。在长达300余年的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许多政权，如燕、魏、齐、周、后凉、柔然等，都由鲜卑族建立，它们所产生的五胡十六国文化融进了华夏文化。

其后统一中国的隋朝及创造了中华文化新高峰的唐朝，则使中原文化较深地影响了北方各民族。隋在辽宁设辽东郡、柳城郡、燕郡，唐时辽宁则在安东都护府管辖之下。在与中原文明广泛接触与交流中，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政治制度、儒学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都源源不断地传播到辽宁大地，给这里的文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和刺激。与此同时，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也以自己的文化创造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容。特别是在辽、金、元时代，契丹、女真和蒙古边疆民族先后崛起，凭借金戈铁马，入主中原，为中华文明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他们也受到中原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一再重复着“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故事。

1. 《辽海文化丛书》，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总序第1-2页。

此时的辽宁已成为“边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富庶农业区，冶铁、丝织、陶瓷、盐业等都很发达，金矿已有开采，鞍山之北曾设立铁司，抚顺的煤已供烧瓷之用。14世纪后期，汉族政权明朝接管元对辽宁的统治后，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以冶铁、制盐为特征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城镇生活更为活跃，当时本溪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三大冶铁中心。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也是在辽宁兴起，女真人的后人——满族从这里起步君临中国，不但拓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图，也把封建帝国时代的文明推进到最后一个高峰。

从时间上看，从公元916年契丹族杰出领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到1368年明朝军队攻陷大都，元顺帝北逃，这453年漫漫岁月中，辽宁大地上先后出现三个边疆民族创建的王朝，即辽(916—1125)、金(1115—1234)、元(1206—1368)。尔后，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满族政权后，金国到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辛亥革命所推翻，这个满族政权统治中国又是近300年，所以，可以说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大半时间是在辽河民族影响下发展过来的。

辽宁的历史文化在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以自己的独创性成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辽宁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包容性的特点，又使其在与中原的先进文化的交流接触中不断发展，多民族的杂处交融，不断的民族迁徙，都使辽宁地域文化具有多元化的色彩，并形成新的特色和新的创造。

辽宁文学是辽宁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远古时代开始，辽宁的文学就与辽宁各族人的生活、性格以及他们生存耕耘的这片黑土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辽宁文学反映了辽宁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有着丰厚的地域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也有着十分辉煌的成就。在辽宁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扬帆着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航船，滥觞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洪波，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精神和地域文学的特色。

辽宁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是一种理性的文学精神的总结，是用科学的文艺观进行的一次文学史的思辨审美过程。辽宁的文学作为辽宁地域文化形态的真实写照，把握这种地域文学史的独特价值，最重要的是探寻它的历史流变形态，考察它内蕴的精神气质和前进的方式，表现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性。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我国古代著名文艺理论批

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变化或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辽宁文学从商纣时代发展，经历汉、晋、隋、唐、辽、金、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延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它的悠久的文学生命里，回响着一种震撼人心的浑厚苍朴的足音。查海遗址中石塑龙的发现，红山文化中玉雕龙的出土，都显示这里曾是中华龙崇拜的源头，联系文献记载之夏代前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与龙的瓜葛，可以追踪中国上古时期龙的神话与五帝的传说；而喀左县箕侯铭文与孤竹国君铭文的出土，证实这里曾是殷商所封箕国、孤竹国的领地，文献所载箕子之《箕子吟》、《麦秀歌》、《洪范》及伯夷、叔齐的《采薇歌》等，当是辽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作品。辽宁文学这些最早的足音又佐证了辽河文化与中原文化早期的联系与交流。春秋战国时代，齐人伐山戎，齐桓公伐孤竹，燕太子丹“东保于辽东”，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辽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流传至今的《诗经》与先秦散文，都曾描写和记述到辽河流域的社会生活。迄今人们都耳熟能详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那位指派荆轲的燕太子丹当年就藏身于辽宁。有一句明诗云：“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自古至今，不畏强暴、抗争不屈的精神，已成辽宁人的文化传统。汉末三国时代，被后人追称为“辽东三杰”的中原人士管宁、邴原和王烈，为避乱投奔了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他们在襄平境内讲学，传播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著文记行，播撒了文学的种子。魏武帝曹操亲征辽海，北伐乌桓，曾到辽河流域的营城（今朝阳），回程中写下反映辽海社会的名诗《步出夏门行》，对中原文化与辽河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隋唐时代，为统一中国，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亲征高句丽，出兵辽东，并留下诗章，唐代边塞诗人高适也曾两次出使营城，写下了反映辽西风情的诗篇；到了北宋，苏颂、苏辙都曾出使营城，留下许多反映辽河流域契丹族社会风情的诗文，都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辽河文化的交流，影响了辽宁文学的发展繁荣。

在中原文人北上辽宁的同时，辽河流域的北人也在南下。在辽河流域兴旺起来的契丹族，建立了大辽，政权发展到长城以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及孙子耶律隆先都博学能诗，辽道宗皇后萧观音的诗更以细腻凄婉为著，都在中原享有盛名；女真族建立起的金政权，扩展到辽河流域，继而与宋对峙，跨过了长城，占领了淮河以北。金代大诗人王庭筠、王寂等人的诗文当时即在中原流传，得到元好问、况周颐等历代文人的佳评，他们把辽河文化带进了中原，

同样也影响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在医巫闾山成长起来的契丹族耶律楚材仕元之后，不但是成吉思汗、拖雷、窝阔台三汗王之宰辅，在元统一中国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还重视汉族文化，大胆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他的《湛然居士文集》诗文凸显其博学多才，尤其诗词雄奇苍劲，宏大深厚，被《元诗选》编者顾嗣立誉为“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匠倡始”，堪称元代诗歌的开拓者。

女真族后人努尔哈赤建后金创业于辽河流域，1636年其子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大清。之后，他们的继任者进关攻占了北京，进而开始了满族对中原大地300年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利用汉文化以加强他们的统治的方法，自然加强了辽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清初以降，从辽宁走出的开国谋臣范文程及范承谟、范承勋、范承烈父子诗文都有亮色，其后，铁岭籍词人纳兰性德、顾太清、郑文焯，饮誉清代词坛，被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赞为清代词苑中的“男中内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顾太清），直窥北宋堂奥”；郑文焯晚年客居江南，其词集《樵风乐府》被称作晚清词之高峰，列“清代四大词人”之一；而辽籍诗人、书法家铁保编辑之《熙朝雅颂集》浩浩134卷，收入530位八旗诗人的6000余首诗作，是清代满族诗人诗作集大成者。小说、戏剧创作上，清代最杰出小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系辽宁籍已为红学家们所认同，更重要的是近年文学史学者、红学家们研究发现，《红楼梦》中很多篇幅反映了辽河流域乃至东北地区的风土民情、风俗文化、满族的食俗、礼俗及独特的生活习惯，特别是《红楼梦》中，诸多人物方言与辽河流域方言契合，其中使用辽东方言即超百句以上，足以证明《红楼梦》是一部受到辽河文化沃土滋养，融合了辽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文学作品典范；而沈阳籍的乾隆年间督陶官唐英不仅在景德镇写下中国陶瓷艺术史上重重一笔，其戏剧集《古柏堂传奇》中收入其17种传奇与杂剧，反映梁山好汉的《十字坡》等剧目，迄今在戏剧舞台上仍有踪迹。

与清初辽河流域文人随军南下将这里的文化带向南方相对应的是，更大量的中原与南方文人被流放至辽宁，在这里传播了中原文化，创造了“流人文学”，形成了南北文化、文学大交融的新景观。清军入关南下后，为加强统治，实行民族高压政策与阶级高压政策，将大批有反满情绪或不肯俯首听命的汉族知识分子流放到东北，“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九十年间，被流放至东北者不下十余万众”，辽宁的沈阳、铁岭、尚阳堡都是流人文士集中之地，其中许多是有很高文学修养的才士。他们在这里讲经授业，集会结社，著述吟咏，推动了辽宁文学

的发展。僧人函可成为当时辽沈文坛的核心人物，他与左懋泰等30余人组织“冰天社”，是清代东北第一个文人结社，以《松鹤山房诗文集》传世的陈梦雷在沈阳编纂了首部《盛京通志》，回京后又编纂现存中国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陈之遴、徐灿夫妻，戴梓、戴亨父子，铁岭流人郝浴、李呈祥等也都有佳篇存世。

可以说，南北文化的交融推动辽河文化在清代达到一个高峰，辽宁文学也呈现兴旺发展的态势，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都出现一批名家名作。清前期，鄂貌图、高塞两位诗人开满族文学之先河；李锱、陈景元、戴亨以诗被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赞为“辽东三老”，中晚期之王尔烈、繆公恩、金朝觐、多隆阿，及有“辽东三才子”之称的刘春煊、房毓琛、荣文达的诗作，展现了辽宁地域生活，多有亮色；铁岭魏燮均《九梅村诗集》中存诗1700首，许多诗歌真实反映了人民疾苦，堪称清代继承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辽阳刘文麟，鸦片战争期间恰在林则徐麾下追随钦差大臣禁烟，他的《广州杂咏》十五首，《感事》八首，记述并抒发了战前战后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成为近代文学史上最早以诗反映鸦片战争的诗人之一。在散文创作上，锦州金科豫的《解脱纪行录》，问世后即得到南方学者洪亮吉等人的热赞，是可与桐城散文比肩的美文名篇；铁岭张德彝作为清朝第一批外交官曾8次出使欧洲，其《航海述奇》、《随使法国记》等八部游记，最早向国人介绍了欧洲的戏剧及亲睹之巴黎公社革命历程，已成中国文学史册宝贵篇章；在小说创作上，晚清出生于辽宁北票的成吉思汗28代孙尹湛纳希，继承父志完成记述蒙古族兴起、发展直至统一全中国建立元朝历程的《青史演义》，堪称一部讴歌成吉思汗的英雄史诗，他还创作了《一层楼》与《泣红亭》，成为蒙古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鼻祖；文学评论方面，清代辽宁也出现一批力作，庄河满族学者多隆阿在《毛诗多识》中，强调诗歌创作中“识”之重要，评论“识”与比兴之关系，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歌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辽阳杨宗羲《雪桥诗话》与续集、三集、余集，洋洋四十卷一百余万字，规模属历代诗话之最。全书将记人记事与诗评相结合，“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其详于满洲”。有重要文学史价值，繆荃孙论其诗评说：“即论其诗，推重国初之朱王叶沈，采取正声，而不甚扬袁蒋赵之流波，鄂说歧途，扫除净尽，于诗学亦甚有补益。”

民国亡清更迭之后，历史进入现代史阶段，辽宁文学更成为中国文学地图上的重要景观，随着现代工业、商业的起步，现代经济的发展，20世纪初，沈阳的《盛京时报》、大连的《泰东日报》及中文刊物《新文化》等先后创刊，这些报刊都陆续发表白话小说，创办副刊，助推辽宁现代文学的发展。1993年我在

《辽宁文学概述》论述中曾认为“1918年，《盛京时报》创办文学副刊‘神皋杂俎’后，发表的长篇传记小说《梅兰芳》等，已明显借鉴了西方小说的表述方法，具有了现代文学特征”。“产生于1919—1920年的穆儒丐的《香粉夜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作品通过魏静文与夏佩文的婚姻悲剧，揭示出现代物质生活中人的生活观念的腐化及奉系军阀的腐败、丑恶嘴脸，已开始运用时空交错、明线暗线的交叉，并运用场面细节描写、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推进故事情节发展。”<sup>1</sup>这一论证得到辽沈学术界的认同，1996年张毓茂先生主编的《东北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导言中也认为：“穆儒丐创作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1919年11月18日至1920年4月21日连载于《盛京时报》，……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sup>2</sup>而且穆儒丐继《香粉夜叉》后，又完成了《北京》、《徐生自传》等；2004年12月，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也赞同了这一论点：“辽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穆儒丐的《香粉夜叉》，……要早于关内同类新文学作品，《香粉夜叉》甚至已被断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杨晦的戏剧创作是辽宁作家被中国现代文坛认可的著名作品，那么，30年代，以东北作家群中的萧军、端木蕻良、罗烽、白朗、马加等为代表的辽宁作家的中长短篇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掀起了反帝爱国文学的新篇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马加的《登基前后》等中长篇，发表后即引起了文坛瞩目，并带动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形成。短篇小说中，罗烽的《第七个坑》当年在上海左翼文坛曾引起震撼，小说以一个善良、懦弱、麻木的皮鞋匠最终的觉醒、反抗，反映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东北人民终于走上反抗的艰难途程，揭示了在国难中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民族尊严的孜孜追求。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作。白朗的《伊瓦鲁河畔》、端木蕻良的《鸢鹭湖的忧郁》等，也都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品。可以说，辽宁的现代文学不仅是起步早，而且以其创作中所张扬的凛凛正气和民族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之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耀着辉煌，也成为辽宁地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1997年，我在《辽宁青年作家书系》总序中曾说：“辽宁的文学有东部群山般的雄壮伟岸，有松辽平原般的宽广修远，它粗犷、雄劲、悲凉、慷慨，虽无抑扬顿挫的韵味，然而具有刚健挺进的气势和朴实、憨直、豁达、幽默的品性，这一突出的地方风格，在新中国成长的一批作家作品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杨大群

1. 《辽宁文学概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2. 《东北文学大系》，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长篇小说导言。